

<<破戒>>

图书基本信息

书名：<<破戒>>

13位ISBN编号：9787020065226

10位ISBN编号：7020065228

出版时间：2008-4

出版时间：人民文学出版社

作者：[日] 岛崎藤村

页数：245

译者：陈德文

版权说明：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：<http://www.tushu007.com>

## <<破戒>>

### 内容概要

《破戒》是名著名译插图本丛书之一。  
2003年初，本着优中选精的原则，我们从上世纪九十年代出版的世界文学名著文库中精选出60种深受读者喜爱的外国文学名著新组成了名著名译插图本丛书。  
该丛书一经推出，就以其深厚隽永的内涵、优美济的译文和曲雅精致的插图博得广大读者的厚爱，他们纷纷来信来电，对丛书的出版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并希望增补一些新的品种。

<<破戒>>

作者简介

岛崎藤村（1872 - 1943），日本的诗人、小说家。  
原名岛崎春树。  
参加了北村透谷等创办的杂志《文学界》，以第一本浪漫诗集《若菜集》，开创了日本近代诗的新境界。  
之后转向小说发展，发表了《破戒》，开创了日本自然主义文学的先驱。  
另外，他是明治学院大学的第一届毕业生，是该大学校歌的作词者。  
是国际文艺家协会日本分会的创立者，第一任会长。

## &lt;&lt;破戒&gt;&gt;

## 书籍目录

## 第一章 一 莲华寺也可供外人寄宿。

漱川丑松忽然决定搬迁到这里来，他定租的房间在二楼与厢房相连的拐角处。

这寺院是信州下水内郡饭山镇二十多个寺院中的一座，属于真宗教派的古刹。

站在楼上凭窗远眺，隔着高大的老银杏树，能望见饭山镇的一部分。

这个小镇保持着古老的风貌，不愧为信州首屈一指的佛教圣地。

房屋是奇特的北方式样，从木板房顶到冬季防雪用的别致的庇檐，以至随处可见的高大寺院和树梢，这一切古色古香的市镇景象，尽在香烟萦绕之中。

透过窗户朝前望去，最显眼的要算丑松现在供职的那所小学的白色建筑物了。

丑松想起要搬家，是因为他现在住的地方发生了一起令人极不愉快的事情。

本来，要不是伙食便宜，像这样的房间是不会有入乐意住的。

墙上糊满了纸，颜色已经被煤烟熏黄了；简陋的壁龛里挂着裱糊的立轴。

此外只有一个破旧的火盆，简直是一间与世隔绝的寂静的僧房。

这个地方同目前担任小学教员的丑松的处境相对照，不禁使他感到无限凄凉。

在他现在寄宿的旅馆里，曾经发生过这样一件事。

约摸半个月以前，有个姓大日向的阔佬，为了到饭山医院住院治疗，带着随从由下高井地方来到此地，临时寄宿在这家旅馆，不久就住进了医院。

不消说，他手里有的是钱，住着头等病房，常常攀着女护士的肩膀在长廊里走来走去。

那种奢华的派头自然引起人们的注目。

有些人出于嫉妒，居然风言风语地说：“他是秽多”。

这事很快在许多病房里传播开了，所有的病号一齐骚动起来。

人们卷起袖子强迫院长：“立即赶他出去，快快！”

否则我们全体出院！”

”尽管有钱，也拗不过这人种的偏见。

一天傍晚，在暮色苍茫中，大日向被迫钻进了轿子，给抬出了医院，就那样又回到了旅馆，院长每天来这里出诊。

可是旅馆里的人又不答应了。

丑松结束了一天的工作，拖着疲倦的身子回到旅馆里，大家正齐声喊叫：“把老板娘叫出来！”

”房客们肆无忌惮地破口骂道：“真齷齪！”

真齷齪！”

”“什么齷齪！”

”丑松心里异常气愤，他暗自同情那位大日向的不幸，慨叹这种蛮不讲理的非人待遇，哀怜秽多种族的悲惨命运。

原来，丑松自己也是一个秽多。

看样子，丑松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北信州人。

无论是谁，都会认定他是佐久、小县一带山区长大的青年。

二十二岁那年春天，他以优异的成绩毕业于长野师范学校，取得正教员的资格。

丑松一踏上社会，首先就来到了饭山，迄今整整三年了。

饭山镇的人只知道他是一位热情的年轻教师，却没有一个人知道他原来是个秽多，一个新平民。

“那么，您打算什么时候搬过来呢？”

”莲华寺住持的老婆走过来跟他打招呼。

她年纪在五十岁上下，穿着茶色的碎花外褂，清瘦而白皙的手里捻着佛珠，站在丑松面前。

按照当地习惯，人们都尊称这位留头发的尼姑为“师母”。

她虽说上了年纪，却多少受过些教育，口齿也还伶俐，似乎对城市生活并非一无所知。

她脸上露出关心人的样子，习惯地低声念着佛，等待对方的答话。

这时丑松也在盘算。

## &lt;&lt;破戒&gt;&gt;

他真想对她说明天或者今晚就搬过来，无奈手头连搬家费都没有。

他只有四毛钱，四毛钱当然办不了什么事。

眼下还要付旅馆的房钱。

月薪要等后天才能领，不管愿意不愿意，也只得等下去。

“这样吧，后天下午搬过来吧。”

“后天？”

“师母疑惑地瞧着对方的脸。”

“说后天搬有什么奇怪的呢？”

“丑松的眼睛里忽地一亮。”

“啊！”

后天不是二十八吗？

倒没有什么奇怪的，我原想您也许要到下个月才搬过来呢。

“嗯，真说对啦。”

其实，我也是临时想起要搬的啊。

“丑松若无其事地改口说了一句，故意把话题岔开。”

旅馆里发生的事情使他心绪紊乱。

每逢人家问到或谈论这件事，他总有些惶恐不安。

他本来就有个毛病，大凡牵涉到秽多之类的事，从来都是避而不谈的。

“南无阿弥陀佛！”

“师母嘴里念着佛，就不再往下细问了。”

二 离开莲华寺的时候是五点钟。

学校的功课一结束，丑松就直接到这里来了，所以身上仍穿着上课的服装。

旧西服上沾满了粉笔灰和尘土，腋下夹着小包袱，里面包的是书籍和笔记簿，而且脚上还穿着木屐，随身带着饭盒。

他怀着屈辱的心情返回鹰匠街的旅馆，这种心情是许多劳动者在人群面前常常感觉得到的。

在秋雨初晴的夕阳下，街上的房屋闪闪发光。

湿漉漉的道路挤满了人。

有的站在那儿望着丑松走过去；有的窃窃私语谈论着什么；有的脸上带着极其轻蔑的神色，仿佛在说：“那儿走着的是什么人呀？”

嗯，是教员吧？”

当丑松想到这些人就是自己教的那些学生的父兄时，立即感到厌恶和气愤，心里很不自在，低着头只顾朝前走。

本街的那家书店是最近才开张的。

店门口贴着新书广告，是用毛笔写的大字，很惹人注目。

这是《忏悔录》的广告，上角写着猪子莲太郎先生著，还注明了定价。

他早在报纸上见过这本书的广告，一直盼望快些出书。

丑松停住脚步，他只要一想起这位作者的名字，心里就激动得怦怦直跳。

他看到两三个青年站在店前，似乎在选购新到的杂志。

丑松将手伸进褪了色的裤子口袋，暗暗摸弄着里面的银币，在书店前来回转悠了好几趟。

只要花四毛钱，那书就能到手。

然而，眼下要是买了书，明天一天就身无分文了。

何况还得准备搬家。

他被这些想法缠住了，走不多远又折回来。

他蓦地钻进门帘，抄起书一看，原来是一本用粗糙的进口纸印刷的书，还带着淡淡的油墨气味，黄色封面上印着“忏悔录”三个字。

为了使贫苦的读者也能得到它，特意采取了朴素的装帧，这就足以说明这本书的性质了。

啊，今天有多少青年，正贪婪地用功读书，追求知识啊。

## &lt;&lt;破戒&gt;&gt;

丑松生活在这样的时代，又正值这样的年华，他怎能不去读书，不去求知呢？

知识就是食粮，他终于拿出四毛钱，买下了这本渴望已久的书。

虽然是仅有的一点钱，但精神上的满足不是别的东西可以顶替的。

丑松抱着《忏悔录》。

书是买下了，心里反而感到沮丧。

他返回旅馆时，半路上碰到了学校的同事，一个叫土屋银之助的，原是在师范学校读书时的同窗好友；另一个还很年轻，最近刚被聘为见习教员。

从那慢腾腾地走路的样子，可以知道他们是在散步。

“濑川兄，为什么回来这么晚呀？”

银之助挥着手杖走过来。

正直而重友情的银之助一下子就注意到了丑松的表情：深沉而清澈的眼睛已经失去了先前那种快活的神色，目光带有一种难以形容的苦楚。

“哦！”

他身体一定不舒服。

银之助心里这么想。

丑松告诉他，自己去找住所去了。

“找住所？”

你这人可真爱折腾啊，你不是才搬过家吗？”

银之助毫无顾忌地问道，随后发出会心的笑声。

这时他看到丑松拿着一本书，就把手杖往胳肢窝里一夹，“给我看看！”

说着就伸出了右手。

“是这个吗？”

丑松微笑着把书递过去。

“哦，是《忏悔录》吗？”

那位见习教员也靠在银之助的身旁看着。

“你总是爱读猪子先生的作品。”

银之助望着黄色的封皮，略略翻看了一下，“对了，报纸上登过广告的，就是这本书吗？是这样朴素的书吗？”

你呀，已经不光爱读他的书，而且成了他的信徒啦，哈哈哈哈哈。

你谈话时，经常提起猪子先生，现在又要听到你的高论喽。

“别瞎说！”

丑松笑着把书接过来。

暮霭低垂，远近的人家早已灯火闪闪了。

丑松说完了后天要搬到莲华寺，就和朋友们分手了。

他走了一程，回过头来，只见银之助仍伫立在路旁，正目送着他呢。

又走出六七十步，再一回头，朋友仿佛依然站在那里。

晚炊的烟雾弥漫在市镇的上空，他看到朋友那模糊的身影仍然呆立在暮霭中。

三 走近鹰匠街旅馆附近，钟声在夜空里回荡起来，各个寺院的夜课又要开始了。

刚来到旅馆前面，忽然听到走在旁边的保镖的脚步声。

灯光照在昏暗的路上，一乘轿子出现了。

啊，想必是那个阔佬要溜走了吧。

丑松带着怜悯的心情，一声不响地站在那里望着眼前的一切，慢慢就认出了阔佬的随从。

他们虽然同住在一个旅馆里，丑松从未见过大日向的面，只见这个随从时常拎着药罐子出出进进。

这个彪形大汉将衣襟掖在腰里，护卫着主人，指挥着轿夫，显得那样殷勤。

看来此人在秽多中又是属于下等人，可是他做梦也没有想到站在那儿的丑松和他是同一出身。

他畏怯地向丑松点了点头，就从近旁穿了过去。

老板娘站在门口说了声“祝您愉快”。

## &lt;&lt;破戒&gt;&gt;

丑松望过去，旅馆里乱作一团，人们慷慨激昂，毫无顾忌地在大声叫骂。

“谢谢您啦，请多保重！”

“老板娘又跑到轿子跟前说。

轿子里的人一声未响。

丑松木然站立着，眼看着那人被抬走了。

“活该！”

“旅馆里传出了人们最后的欢呼声。

丑松面色略显苍白，他钻到旅馆的廊檐下时，人们还群集在长廊里，全都是控制不住感情的样子：有的耸着肩膀气呼呼地走动；有的跺得地板咯咯作响；还有些好起哄的人在院子里撒起盐来。

老板娘取出打火石，说是清静之火，随即咔嚓咔嚓地敲起来，跟在里头凑热闹。

哀怜，恐怖，千思万绪在丑松的心里剧烈翻腾。

他想到那个阔佬的命运：被人赶出医院，接着又赶出旅馆，受尽了残酷的虐待和凌辱，最后又偷偷地被抬走。

眼下那轿中人一定在悲惨的血泪中哽咽！

那个大日向的命运最终就是每一个秽多的命运。

想到这里，他觉得这事和自己并非莫不相干。

从长野师范学校时代起，到饭山镇来供职这一段时期内，他一直满不在乎，觉得自己的心绪和平常人一样，在生活中并未感到什么危险和恐怖。

到这时，他想起了父亲。

父亲而今是一个牧人，在乌帽子山下放牛，过着隐士般的寂寞生活。

丑松想起了那个西乃入牧场，想起了牧场上那间牧人小屋。

“爸爸，爸爸！”

“他一面呼唤，一面在自己房间里踱来踱去，猛然间想起了父亲说过的话。

当丑松初离双亲膝下的时候，父亲对这个独生儿子的前途十分关切，给他讲述了很多故事。

就在那个时候，连本族老祖宗的事情也都讲给他听了。

如同居住在东海道沿岸的许多秽多种族一样，他们这一族和朝鲜人、中国人、俄罗斯人，以及从不知名的海岛上漂流、归化过来的异邦人的后裔不同，他们的血统来源于古代武士中的败逃者，虽然贫困，但都不是被罪恶玷污的家族。

父亲还特别嘱咐他说：秽多子孙的处世秘诀就是隐瞒出身，这是生存的惟一希望，惟一办法。

父亲告诫他：“不管碰到什么事，不管遇见什么人，千万不可吐露真情。

要知道，一旦因愤怒或悲哀而忘记了这条戒规，那就会立刻被社会抛弃。

“他一生的秘诀说来就是这么简单。

“隐瞒！”

“——这两个字概括了戒规的一切。

然而，那时的丑松只是全神贯注地听着，心想：“老爷子说些什么呀？”

“听过也就算了。

他只想着求学的快乐，从家里飞奔出去。

在那充满幻想的欢乐年代，往往忘记了父亲的戒语。

丑松从一个少年一下子长成了大人，猛然醒悟到自己的身世，就像是从一片欢腾的邻人家里回到了索然无味的自己家里一样。

事到如今，他也觉得只好隐瞒下去了。

四 丑松仰卧在铺席上，一动不动地思索了一阵子，不一会儿，也就睡着了。

忽然，他又醒来，环顾室内，原来没有点着的油灯，已发出了寂静的亮光，晚饭也在屋子里摆好了，自己身上却依然穿着西服。

丑松估量着已经睡了一个多钟头。

窗外秋雨潇潇。

他坐起来，一面瞧着那本刚买来的书的黄色封面，一面把饭盘拉到身边吃着。

## &lt;&lt;破戒&gt;&gt;

一打开饭匣的盖子，闻到饭菜的香味，丑松就感叹不已。

他草草吃完了饭，把饭匣扔在一边，就摊开了那本《忏悔录》，点燃吸剩的香烟头。

据说，这本书的作者猪子莲太郎的思想，反映着当今下层社会“新的痛苦”。

但说法也有不同，也有那种令人讨厌的家伙，说再也没有像他这样自吹自擂的人了。

诚然，作者莲太郎的文笔确实有点神经质，而且这个人一离开了自己的事就没有什么话题了。

但是，只要一读他的著作，不论是谁都会感到他的文章具有这样的特色：思想明快，观察精细，充满了引人入胜的魅力。

莲太郎研究了贫民、工人和新平民的生活状况，不仅孜孜不倦地努力发掘奔流在社会底层的泉水，而且把它推荐到读者面前，从各方面加以论述；对于读者也许难以理解的问题，他将不惜反复说明。

反正不把读者说服，他是不肯罢休的。

这就是他的笔法。

莲太郎不是从哲学或经济方面去分析问题，而是把基础放在心理研究上面。

他的文章在思想表达上十分显豁，宛如凌厉的山岩，具有撼动人心的力量。

然而丑松之所以爱读莲太郎的作品，不仅是这些理由。

猪子莲太郎是一位新思想家，同时又是一位战士，他出身于秽多阶层这件事使丑松深受感动。

说起来，丑松是暗地里把他作为自己的老前辈来敬仰的。

正是由于受到这位前辈的感化，他才强烈地意识到，既然同样是人，那就没有光是自己这一族人受鄙视的道理。

正因为如此，凡是莲太郎的著作，他定要买来阅读。

杂志上一出现莲太郎的名字，他总要看上一遍。

丑松越读越觉得被这位前辈拉住了手，把他带进了一个新的世界。

作为一个秽多的悲怆者，他已经在不知不觉中把头抬起来了。

这次出版的新著作，劈头第一句话就是“我是一个秽多”。

书中极其生动地描绘了本族人的愚昧和衰败；叙述了许多正直的男女只是因为秽多出身而被社会抛弃的情景。

这本书的字里行间充满了一个热心男子的呜咽之声。

它是作者本人的一部苦闷的历史，有对往昔悲欢离合的回忆，有因追求精神自由未能如愿而产生的悲叹，有对不合理的社会的怨愤和疑惧，也有走上曙光在望的新生活的欢快之情。

新的生活，这是莲太郎从身份差别的苦痛中开创的新路。

他本是信州高远人，出生于一个老秽多的宗族家族。

这件事还是在他来到长野师范学校担任心理学讲师的时候——那时丑松尚未入学——从两三个打南信州来的学生的嘴里泄露出来的。

讲师中竟然有贱民的子弟。

这消息在全校传开了，大家都因惊讶和怀疑而十分不安。

有的人根据莲太郎的为人，有的人根据他的容貌，还有人根据他的学识，认为他不可能是秽多出身，一口咬定那是谣言。

一部分教师出于嫉妒，喊着“驱逐，驱逐”。

啊，假若没有人种的偏见，也就不会有犹太人在基希讷乌惨遭杀害的事件，西洋人也不会嚷嚷什么“黄祸”了。

然而在这个无理者横行霸道、有理者忍气吞声的世界上，有谁肯为秽多的子弟辩护、认为这种驱逐是不当的呢？

当莲太郎吐露了自己的身世，向众多的校友告别时，竟没有一个为这位讲师流下同情的眼泪。

莲太郎走出了师范学校的大门，舍弃了“为学问而学问”的道路。



## &lt;&lt;破戒&gt;&gt;

## 章节摘录

第一章 一 莲华寺也可供外人寄宿。

漱川丑松忽然决定搬迁到这里来，他定租的房间在二楼与厢房相连的拐角处。

这寺院是信州下水内郡饭山镇二十多个寺院中的一座，属于真宗教派的古刹。

站在楼上凭窗远眺，隔着高大的老银杏树，能望见饭山镇的一部分。

这个小镇保持着古老的风貌，不愧为信州首屈一指的佛教圣地。

房屋是奇特的北方式样，从木板房顶到冬季防雪用的别致的庇檐，以至随处可见的高大寺院和树梢，这一切古色古香的市镇景象，尽在香烟萦绕之中。

透过窗户朝前望去，最显眼的要算丑松现在供职的那所小学的白色建筑物了。

丑松想起要搬家，是因为他现在住的地方发生了一起令人极不愉快的事情。

本来，要不是伙食便宜，像这样的房间是不会有有人乐意住的。

墙上糊满了纸，颜色已经被煤烟熏黄了；简陋的壁龛里挂着裱糊的立轴。

此外只有一个破旧的火盆，简直是一间与世隔绝的寂静的僧房。

这个地方同目前担任小学教员的丑松的处境相对照，不禁使他感到无限凄凉。

在他现在寄宿的旅馆里，曾经发生过这样一件事。

约摸半个月以前，有个姓大日向的阔佬，为了到饭山医院住院治疗，带着随从由下高井地方来到此地，临时寄宿在这家旅馆，不久就住进了医院。

不消说，他手里有的是钱，住着头等病房，常常攀着女护士的肩膀在长廊里走来走去。

那种奢华的派头自然引起人们的注目。

有些人出于嫉妒，居然风言风语地说：“他是秽多”。

这事很快在许多病房里传播开了，所有的病号一齐骚动起来。

人们卷起袖子强迫院长：“立即赶他出去，快快！”

否则我们全体出院！

”尽管有钱，也拗不过这人种的偏见。

一天傍晚，在暮色苍茫中，大日向被迫钻进了轿子，给抬出了医院，就那样又回到了旅馆，院长每天来这里出诊。

可是旅馆里的人又不答应了。

丑松结束了一天的工作，拖着疲倦的身子回到旅馆里，大家正齐声喊叫：“把老板娘叫出来！”

”房客们肆无忌惮地破口骂道：“真齷齪！”

真齷齪！”

”“什么齷齪！”

”丑松心里异常气愤，他暗自同情那位大日向的不幸，慨叹这种蛮不讲理的非人待遇，哀怜秽多种族的悲惨命运。

原来，丑松自己也是一个秽多。

看样子，丑松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北信州人。

无论是谁，都会认定他是佐久、小县一带山区长大的青年。

二十二岁那年春天，他以优异的成绩毕业于长野师范学校，取得正教员的资格。

丑松一踏上社会，首先就来到了饭山，迄今整整三年了。

饭山镇的人只知道他是一位热情的年轻教师，却没有一个人知道他原来是个秽多，一个新平民。

“那么，您打算什么时候搬过来呢？”

” 莲华寺住持的老婆走过来跟他打招呼。

她年纪在五十岁上下，穿着茶色的碎花外褂，清瘦而白皙的手里捻着佛珠，站在丑松面前。

按照当地习惯，人们都尊称这位留头发的尼姑为“师母”。

她虽说上了年纪，却多少受过些教育，口齿也还伶俐，似乎对城市生活并非一无所知。

她脸上露出关心人的样子，习惯地低声念着佛，等待对方的答话。

这时丑松也在盘算。

## &lt;&lt;破戒&gt;&gt;

他真想对她说明天或者今晚就搬过来，无奈手头连搬家费都没有。

他只有四毛钱，四毛钱当然办不了什么事。

眼下还要付旅馆的房钱。

月薪要等后天才能领，不管愿意不愿意，也只得等下去。

“这样吧，后天下午搬过来吧。”

“后天？”

“师母疑惑地瞧着对方的脸。”

“说后天搬有什么奇怪的呢？”

“丑松的眼睛里忽地一亮。”

“啊！”

后天不是二十八吗？

倒没有什么奇怪的，我原想您也许要到下个月才搬过来呢。

“嗯，真说对啦。”

其实，我也是临时想起要搬的啊。

“丑松若无其事地改口说了一句，故意把话题岔开。”

旅馆里发生的事情使他心绪紊乱。

每逢人家问到或谈论这件事，他总有些惶恐不安。

他本来就有个毛病，大凡牵涉到秽多之类的事，从来都是避而不谈的。

“南无阿弥陀佛！”

“师母嘴里念着佛，就不再往下细问了。”

二 离开莲华寺的时候是五点钟。

学校的功课一结束，丑松就直接到这里来了，所以身上仍穿着上课的服装。

旧西服上沾满了粉笔灰和尘土，腋下夹着小包袱，里面包的是书籍和笔记簿，而且脚上还穿着木屐，随身带着饭盒。

他怀着屈辱的心情返回鹰匠街的旅馆，这种心情是许多劳动者在人群面前常常感觉得到的。

在秋雨初晴的夕阳下，街上的房屋闪闪发光。

湿漉漉的道路挤满了人。

有的站在那儿望着丑松走过去；有的窃窃私语谈论着什么；有的脸上带着极其轻蔑的神色，仿佛在说：“那儿走着的是什么人呀？”

嗯，是教员吧？”

当丑松想到这些人就是自己教的那些学生的父兄时，立即感到厌恶和气愤，心里很不自在，低着头只顾朝前走。

本街的那家书店是最近才开张的。

店门口贴着新书广告，是用毛笔写的大字，很惹人注目。

这是《忏悔录》的广告，上角写着猪子莲太郎先生著，还注明了定价。

他早在报纸上见过这本书的广告，一直盼望快些出书。

丑松停住脚步，他只要一想起这位作者的名字，心里就激动得怦怦直跳。

他看到两三个青年站在店前，似乎在选购新到的杂志。

丑松将手伸进褪了色的裤子口袋，暗暗摸弄着里面的银币，在书店前来回转悠了好几趟。

只要花四毛钱，那书就能到手。

然而，眼下要是买了书，明天一天就身无分文了。

何况还得准备搬家。

他被这些想法缠住了，走不多远又折回来。

他蓦地钻进门帘，抄起书一看，原来是一本用粗糙的进口纸印刷的书，还带着淡淡的油墨气味，黄色封面上印着“忏悔录”三个字。

为了使贫苦的读者也能得到它，特意采取了朴素的装帧，这就足以说明这本书的性质了。

啊，今天有多少青年，正贪婪地用功读书，追求知识啊。

## &lt;&lt;破戒&gt;&gt;

丑松生活在这样的时代，又正值这样的年华，他怎能不去读书，不去求知呢？

知识就是食粮，他终于拿出四毛钱，买下了这本渴望已久的书。

虽然是仅有的一点钱，但精神上的满足不是别的东西可以顶替的。

丑松抱着《忏悔录》。

书是买下了，心里反而感到沮丧。

他返回旅馆时，半路上碰到了学校的同事，一个叫土屋银之助的，原是在师范学校读书时的同窗好友；另一个还很年轻，最近刚被聘为见习教员。

从那慢腾腾地走路的样子，可以知道他们是在散步。

“濑川兄，为什么回来这么晚呀？”

银之助挥着手杖走过来。

正直而重友情的银之助一下子就注意到了丑松的表情：深沉而清澈的眼睛已经失去了先前那种快活的神色，目光带有一种难以形容的苦楚。

“哦！”

他身体一定不舒服。

银之助心里这么想。

丑松告诉他，自己去找住所去了。

“找住所？”

你这人可真爱折腾啊，你不是才搬过家吗？”

银之助毫无顾忌地问道，随后发出会心的笑声。

这时他看到丑松拿着一本书，就把手杖往胳肢窝里一夹，“给我看看！”

说着就伸出了右手。

“是这个吗？”

丑松微笑着把书递过去。

“哦，是《忏悔录》吗？”

那位见习教员也靠在银之助的身旁看着。

“你总是爱读猪子先生的作品。”

银之助望着黄色的封皮，略略翻看了一下，“对了，报纸上登过广告的，就是这本书吗？是这样朴素的书吗？”

你呀，已经不光爱读他的书，而且成了他的信徒啦，哈哈哈哈哈。

你谈话时，经常提起猪子先生，现在又要听到你的高论喽。

“别瞎说！”

丑松笑着把书接过来。

暮霭低垂，远近的人家早已灯火闪闪了。

丑松说完了后天要搬到莲华寺，就和朋友们分手了。

他走了一程，回过头来，只见银之助仍伫立在路旁，正目送着他呢。

又走出六七十步，再一回头，朋友仿佛依然站在那里。

晚炊的烟雾弥漫在市镇的上空，他看到朋友那模糊的身影仍然呆立在暮霭中。

三 走近鹰匠街旅馆附近，钟声在夜空里回荡起来，各个寺院的夜课又要开始了。

刚来到旅馆前面，忽然听到走在旁边的保镖的脚步声。

灯光照在昏暗的路上，一乘轿子出现了。

啊，想必是那个阔佬要溜走了吧。

丑松带着怜悯的心情，一声不响地站在那里望着眼前的一切，慢慢就认出了阔佬的随从。

他们虽然同住在一个旅馆里，丑松从未见过大日向的面，只见这个随从时常拎着药罐子出出进进。

这个彪形大汉将衣襟掖在腰里，护卫着主人，指挥着轿夫，显得那样殷勤。

看来此人在秽多中又是属于下等人，可是他做梦也没有想到站在那儿的丑松和他是同一出身。

他畏怯地向丑松点了点头，就从近旁穿了过去。

老板娘站在门口说了声“祝您愉快”。

## &lt;&lt;破戒&gt;&gt;

丑松望过去，旅馆里乱作一团，人们慷慨激昂，毫无顾忌地在大声叫骂。

“谢谢您啦，请多保重！”

“老板娘又跑到轿子跟前说。

轿子里的人一声未响。

丑松木然站立着，眼看着那人被抬走了。

“活该！”

“旅馆里传出了人们最后的欢呼声。

丑松面色略显苍白，他钻到旅馆的廊檐下时，人们还群集在长廊里，全都是控制不住感情的样子：有的耸着肩膀气呼呼地走动；有的跺得地板咯咯作响；还有些好起哄的人在院子里撒起盐来。

老板娘取出打火石，说是清静之火，随即咔嚓咔嚓地敲起来，跟在里头凑热闹。

哀怜，恐怖，千思万绪在丑松的心里剧烈翻腾。

他想到那个阔佬的命运：被人赶出医院，接着又赶出旅馆，受尽了残酷的虐待和凌辱，最后又偷偷地被抬走。

眼下那轿中人一定在悲惨的血泪中哽咽！

那个大日向的命运最终就是每一个秽多的命运。

想到这里，他觉得这事和自己并非莫不相干。

从长野师范学校时代起，到饭山镇来供职这一段时期内，他一直满不在乎，觉得自己的心绪和平常人一样，在生活中并未感到什么危险和恐怖。

到这时，他想起了父亲。

父亲而今是一个牧人，在乌帽子山下放牛，过着隐士般的寂寞生活。

丑松想起了那个西乃入牧场，想起了牧场上那间牧人小屋。

“爸爸，爸爸！”

“他一面呼唤，一面在自己房间里踱来踱去，猛然间想起了父亲说过的话。

当丑松初离双亲膝下的时候，父亲对这个独生儿子的前途十分关切，给他讲述了很多故事。

就在那个时候，连本族老祖宗的事情也都讲给他听了。

如同居住在东海道沿岸的许多秽多种族一样，他们这一族和朝鲜人、中国人、俄罗斯人，以及从不知名的海岛上漂流、归化过来的异邦人的后裔不同，他们的血统来源于古代武士中的败逃者，虽然贫困，但都不是被罪恶玷污的家族。

父亲还特别嘱咐他说：秽多子孙的处世秘诀就是隐瞒出身，这是生存的惟一希望，惟一办法。

父亲告诫他：“不管碰到什么事，不管遇见什么人，千万不可吐露真情。

要知道，一旦因愤怒或悲哀而忘记了这条戒规，那就会立刻被社会抛弃。

“他一生的秘诀说来就是这么简单。

“隐瞒！”

“——这两个字概括了戒规的一切。

然而，那时的丑松只是全神贯注地听着，心想：“老爷子说些什么呀？”

“听过也就算了。

他只想着求学的快乐，从家里飞奔出去。

在那充满幻想的欢乐年代，往往忘记了父亲的戒语。

丑松从一个少年一下子长成了大人，猛然醒悟到自己的身世，就像是从一片欢腾的邻人家里回到了索然无味的自己家里一样。

事到如今，他也觉得只好隐瞒下去了。

四 丑松仰卧在铺席上，一动不动地思索了一阵子，不一会儿，也就睡着了。

忽然，他又醒来，环顾室内，原来没有点着的油灯，已发出了寂静的亮光，晚饭也在屋子里摆好了，自己身上却依然穿着西服。

丑松估量着已经睡了一个多钟头。

窗外秋雨潇潇。

他坐起来，一面瞧着那本刚买来的书的黄色封面，一面把饭盘拉到身边吃着。

## &lt;&lt;破戒&gt;&gt;

一打开饭匣的盖子，闻到饭菜的香味，丑松就感叹不已。

他草草吃完了饭，把饭匣扔在一边，就摊开了那本《忏悔录》，点燃吸剩的香烟头。

据说，这本书的作者猪子莲太郎的思想，反映着当今下层社会“新的痛苦”。

但说法也有不同，也有那种令人讨厌的家伙，说再也没有像他这样自吹自擂的人了。

诚然，作者莲太郎的文笔确实有点神经质，而且这个人一离开了自己的事就没有什么话题了。

但是，只要一读他的著作，不论是谁都会感到他的文章具有这样的特色：思想明快，观察精细，充满了引人入胜的魅力。

莲太郎研究了贫民、工人和新平民的生活状况，不仅孜孜不倦地努力发掘奔流在社会底层的泉水，而且把它推荐到读者面前，从各方面加以论述；对于读者也许难以理解的问题，他将不惜反复说明。

反正不把读者说服，他是不肯罢休的。

这就是他的笔法。

莲太郎不是从哲学或经济方面去分析问题，而是把基础放在心理研究上面。

他的文章在思想表达上十分显豁，宛如凌厉的山岩，具有撼动人心的力量。

然而丑松之所以爱读莲太郎的作品，不仅是这些理由。

猪子莲太郎是一位新思想家，同时又是一位战士，他出身于秽多阶层这件事使丑松深受感动。

说起来，丑松是暗地里把他作为自己的老前辈来敬仰的。

正是由于受到这位前辈的感化，他才强烈地意识到，既然同样是人，那就没有光是自己这一族人受鄙视的道理。

正因为如此，凡是莲太郎的著作，他定要买来阅读。

杂志上一出现莲太郎的名字，他总要看上一遍。

丑松越读越觉得被这位前辈拉住了手，把他带进了一个新的世界。

作为一个秽多的悲怯者，他已经在不知不觉中把头抬起来了。

这次出版的新著作，劈头第一句话就是“我是一个秽多”。

书中极其生动地描绘了本族人的愚昧和衰败；叙述了许多正直的男女只是因为秽多出身而被社会抛弃的情景。

这本书的字里行间充满了一个热心男子的呜咽之声。

它是作者本人的一部苦闷的历史，有对往昔悲欢离合的回忆，有因追求精神自由未能如愿而产生的悲叹，有对不合理的社会的怨愤和疑惧，也有走上曙光在望的新生活的欢快之情。

新的生活，这是莲太郎从身份差别的苦痛中开创的新路。

他本是信州高远人，出生于一个老秽多的宗族家族。

这件事还是在他来到长野师范学校担任心理学讲师的时候——那时丑松尚未入学——从两三个打南信州来的学生的嘴里泄露出来的。

讲师中竟然有贱民的子弟。

这消息在全校传开了，大家都因惊讶和怀疑而十分不安。

有的人根据莲太郎的为人，有的人根据他的容貌，还有人根据他的学识，认为他不可能是秽多出身，一口咬定那是谣言。

一部分教师出于嫉妒，喊着“驱逐，驱逐”。

啊，假若没有人种的偏见，也就不会有犹太人在基希讷乌惨遭杀害的事件，西洋人也不会嚷嚷什么“黄祸”了。

然而在这个无理者横行霸道、有理者忍气吞声的世界上，有谁肯为秽多的子弟辩护、认为这种驱逐是不当的呢？

当莲太郎吐露了自己的身世，向众多的校友告别时，竟没有一个为这位讲师流下同情的眼泪。

莲太郎走出了师范学校的大门，舍弃了“为学问而学问”的道路。

<<破戒>>

#### 版权说明

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:<http://www.tushu007.com>